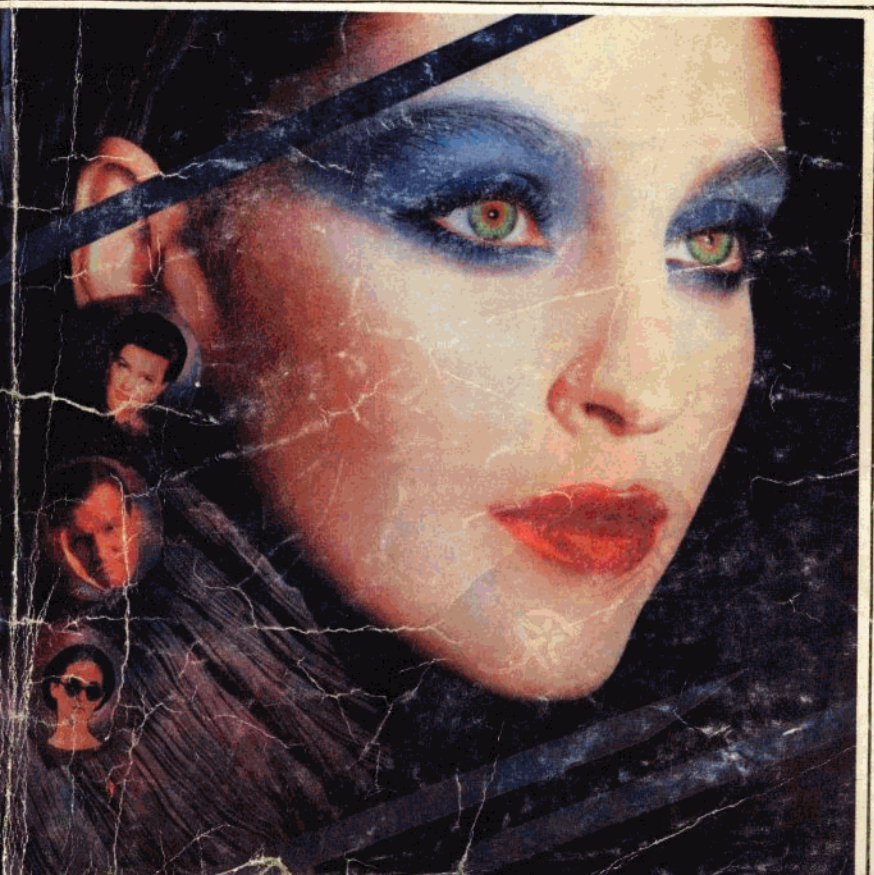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傳奇大觀》叢書

魔王的婚戀

- 坑人害命的麻將瘋 ● 擺滿鮮花的陷阱
- 古劍失蹤與戴笠墜機 ● 奸宦沉浮記
- 《徐秋影案件》真相 ● 魔王的婚戀



●《传奇大观》丛书

魔王的婚恋

●时代文艺出版社

魔王的婚恋 MOWANGDEHUENLIAN

责任编辑：戚积广

装帧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通化市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160 000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46 850册

定价：2.40元

目 录

●魔王的婚恋

余方德 (1)

在战场上，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剿共总司令，当年曾显赫一时，淫威震西南；在情场上，他却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败将，大意失荆州。当他在情场上得意洋洋之时，却又在官场上一败涂地。

●奸宦浮沉记

武道鹏 (32)

他本来是一个平民，为生活所迫，自阉当上太监。他施展超人的钻营本领，勾结皇帝乳母客氏，窃得警特机构“东厂”的要职，大开杀戒，涂炭无辜。但，他最终仍逃脱不了可悲的下场。

●《徐秋影案件》真相

许长军 (66)

一声枪响，松花江边倒下一个漂亮的女人。于是，一个杀死同伙的“女特务”应运而生了。影片里是这样演的。然而，生活中也有一个女人，因同样的故事情节而在大牢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！

●古剑失踪与戴笠坠机

华永正 (87)

“戴机撞戴山，雨农死雨中。”这是对大特务头子戴笠之死的形象描述。然而，又有谁知道他的死，是和一柄失踪的古剑有着神秘的联系呢？古剑是怎样失踪的？座机是怎样坠落的？谜！一个又一个谜！

●摆满鲜花的陷阱 ●

刘爱平 (98)

她是一个才女，还会写诗呢！妈妈死后，爸爸对她却不予理睬，命运把她抛向一个忧郁而又阴暗的角落。她在人生的旅途上艰难跋涉，命运又把她推进一个摆满鲜花的陷阱。她的经历，会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？

●坑人害命的麻将疯

张德宏 (113)

在这座四方城里，真的有那么一群疯子，想发财的，倾家荡产，想捞本的，越陷越深。因赌而偷而抢，因赌而奸而淫。扫荡这座四方城，已是无数受害者的一致呼声！

魔王胡宗南

●余方德



胡宗南，别号琴斋，浙江湖州孝丰人，黄埔军校第一期生。因和蒋介石是同乡，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“复兴社”的“十三太保”之一，深得蒋介石的宠爱。在数以千计的黄埔学生中，他升迁最快，军权最大。八年抗战，他就从蒋介石最信赖的第一军军长爬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高位。抗战胜利后，

升迁西安绥靖主任，拥兵五十万，控制着陕、甘、宁、青各省的“国统区”，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，人称“西北王”。

本文描写的就是这位西北魔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婚恋故事。

1

1937年，正是绿绿秧田飞白鹭的季节，胡宗南专程到杭州看望戴笠。戴笠早对手下的人交待过了：“我的家就是琴斋兄的家，我的东西就是琴斋的东西。”因此，门卫见他来了，又是点头，又是哈腰，笑脸相迎。

“雨衣兄在家吗？”他问。

“在，请进吧！”侍卫答道。

那天，胡宗南穿的是便衣布鞋。所以，他悄没声地穿过戴笠幽静的小院，来到会客厅门口——门虚掩着，隐约传来戴笠和一个年轻女郎的调笑声：

“别这样，别！震翟会撞出来看见的……”女的在挣扎着。

“别怕，震翟在洗头……她看见也不要紧，自己人……”

胡宗南了解这个雨衣兄，他干起情报工作不要命，追起女人来也不要命。为了避免出现尴尬的局面，他故意咳嗽了两声，才推门进去。即使这样，他推开门时还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僵立在门口。因为他看到，戴笠正把他的英文秘书余淑恒女士抱在怀里……因为卧室间有人放水在冲洗什么，所以胡宗南的咳嗽声里边听不到。胡宗南见状，慌忙退出门来，平静一下，才拚命喊了两声：“雨衣！戴雨衣！”

听到里边慌乱声过去后，他才推门走进会客厅。这时，两个人已经分开，戴雨衣笑容满面、满不在乎地招呼胡宗南说：“啊呀，琴斋兄到了！有失远迎！”说着，拉他坐在沙发上。

余淑恒还在慌乱地整理着胸前衣服，斜了戴笠一眼，微带一种不满和尴尬，涨红着脸，朝卧室走去。

“泡两杯‘龙井’来！”戴笠向外喊道。

过了片刻，一位女郎一手提着保温瓶，一手抓着两只已放好茶叶的玻璃杯，象一片云似地从房间里飘了出来。看上去，她比余淑恒还要年轻，白皙细嫩的圆脸上，闪烁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，一头湿漉漉的、乌黑发亮的浓发，披垂在肩头——看上去是刚刚洗好，腰里紧束着军官皮带，军服下摆拖至胯股。她出来了，似乎并没有看谁，但谁都觉得她在对自己微笑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她叫叶震翟，是杭州警官特训班的一枝花。本名叫震弟，弟字俗气，我帮她改了一个名字。震

妹，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胡军长，胡宗南先生。”

叶霞翟抬起长长的睫毛，和胡宗南的目光接触在一起。胡宗南感到心头猛地一震：她的眼睛是那么清亮，流露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天真与宁静。她看了看胡宗南，然后嫣然一笑：“胡军长，你的名字好响啊！”叶霞翟说着，一扬眉，带着几分尊敬。

“戴老师见到我们，没有一次不提起你。真是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戴笠说，“我们俩是患难与共的弟兄，比亲兄弟还亲！你冲锋打仗，我提供情报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

“我岂敢要你老兄提供情报！你是给校长提供情报，是蒋校长的大红人呀！”胡宗南笑着说。

“我看你们彼此彼此，都是委员长的红人。”叶霞翟说着，放下保温瓶，又看了一眼胡宗南，说了句：“你们谈吧！”识趣而退。

胡宗南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：那苗条的身段，那柔若无骨的腰肢，那微微鼓凸的胸脯…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该如此去看一个女人，可当回头看戴笠时，发现戴笠正用一种火热的目光，紧盯对方那两爿臀部。

胡宗南不由自主地蹙了一下眉头，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涌起了几分对戴笠的不满。

“怎么样？是一枝花吧？”戴笠打断了胡宗南的沉思。

“确实是一枝花，一枝带露的花。你老兄可得好好待她。”

“放心。我放在嘴里怕她化了，捏在手里怕她碎了。你老兄岁数也不小了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女人？”

胡宗南心里突然一动，心想：叶霞翟太纯情，她，恐怕还无法知道这位雨农兄追逐女人的那份心劲，那种无聊和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。他那股心劲和态度，会把你从内心到外表全都给毁了。兴许我应该把她从雨农身边拉出来……可这样，是要冒犯眼前这位老兄的，值吗？……

“算了，雨衣。我现在的心思是在沙场上。”

“你啊，你琴斋真不懂得什么叫男人，什么叫军人？拿破仑有句名言你知道吗？男人的事业是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。”戴笠一本正经地说。“你不玩女人是好事，但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？在当今世界上，你要真正找一位可心的女人，漂亮、温顺、聪明、大度……集许多美德于一身，不容易呀！有的女子漂亮，但轻浮；有的女子温顺，但愚笨；有的女子聪明，但心胸狭窄，真正象叶霞翟这样的女子太少了。”

这话似乎打动了胡宗南的心。这么说，雨衣虽然在金粉世界鬼混，并没有沉溺于酒色而失去了看人的标准。他便打趣地说：“所以我看得出，你对小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……”

“什么特殊感情？她是我的学生，我只不过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待罢了。”

叶霞翟很会体贴人。当后来余淑恒把戴笠叫到房间，悄悄谈什么机密话时，她又笑容可掬地飘了出来，问道：“胡军长这一阵子都呆在什么地方？”

胡宗南又看到了那双眼睛——那双眼睛仿佛盛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，那对晶莹闪亮的眸子，象水浸着的一对黑宝石。生命真是十分奇妙，竟能造出如此美丽的眼睛。为了让这双眼睛不失望，他愿意回答她提出的一切问题。他请叶霞翟坐下，如实地跟她谈了部队在河南、徐州的一些情况。

谈了好一会，他才发现叶霞翟仍旧站着，忙说：“你坐下呀，站着不累吗？”

叶霞翟又闪动着那双清亮醉人的眼睛，羞怯地笑了笑，坐下了。

“听说你是松阴县人？”胡宗南问她。

“是的。不过，我从杭州警官特训班毕业后，戴老师帮我在上海找到了一套房子，把我妈也迁到上海来了。”

“听说你是学生，怎么想到要报考杭州警官特训班呢？”

“都怪我阿爸不好，硬逼我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他娶过两个女人，都被他折磨死了……”叶霞翟谈及此事还有点不好意思，蓦然间又停下了话头。

“别不好意思。”胡宗南象对待老朋友似地说，“虽然我们初次见面，其实雨农兄一见面就和我谈起你，也算是老相识了。另外，可能你也知道父母作主，包办婚姻，我也深受其害。”

“噢，对了！”叶霞翟果然活跃起来。她用胳膊碰了一下胡宗南的肩头，说：“戴老师是说过，你结过婚，但只和对方生活了三天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宗南愤然地说：“婚前我们没见过面，婚后我才发现，她不是女人，而是一颗无坐力炮弹：又矮又粗又丑。”

叶霞翟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，笑得圆脸嫣红如醉，格外动人。

“你别笑，真的，我不丑化她，她还吸水烟，牙齿全熏黑了。”

“那……你也是因为婚恋问题伤了心，而出来投考黄埔军校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！当然，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。”

“我们的命运差不多。”叶霞翟不禁脱口而出。她仿佛把胡宗南当成了知心朋友，问道：“你到部队后，那女的怎么办？”

“她已经死了。在我家没呆几年就病死了。”

“也怪可怜的。”叶霞翟叹息了一声。

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融洽。

叶霞翟回上海的第三天，戴笠突然接到南京的电话，说蒋介石有事紧急召见他。于是，他带着余淑恒，拉着胡宗南同乘一辆车，星夜从杭州出发了。胡宗南坐在驾驶员旁边，戴笠却与余淑恒依偎在后边座席上。行至半夜，戴笠以为胡宗南睡着了，就和余淑恒调起情来。借着星光和路灯的闪亮，胡宗南从反光镜中看得真真切切。

胡宗南突然想到了叶霞翟，叶霞翟也常常陪戴笠同车外出，戴笠会不会也来这一手呢？看来，他是不会放过叶霞翟的。叶霞翟不给他肉体的好处，他会帮她在上海找房子？会把她母亲迁到上海？会待她那么特殊？……

他决定这次到上海，一定去看看叶霞翟。

戴笠把胡宗南送到叶霞翟家门口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叶霞翟说：“霞妹，我把琴斋兄交给你了，我的朋友，就是你的朋友……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让人很难猜透。……

2

胡宗南和叶霞翟见过几次面后，总想去见她，甚至几天不见就想念得慌。

结果，鬼使神差，六月底胡宗南出差到上海，不知为什么竟大胆闯进叶霞翟的家门，当着她母亲的面，红着脸要求道：“霞妹，你陪我到红湾玩玩好吗？”

叶霞翟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本来他俩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但这一天却很特别。两个人坐在车上，都突然无话可说了。胡宗南双眼怔怔地看着她；她呢，也不回避他大胆的目光，一双明眸老在他的脸上盘旋。她从胡宗南异样的神态中，看到了她所期待的东西。

“你怎么老是看着我说话呀？”汽车开出市区后，叶霞翟打破了沉默。

“本来，我心里有许多话想对你说。可见到你……又没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我是老虎？”

“不，你是个很好很好的女子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还有，还有你长得很好看，真的。”胡宗南觉得，在叶霞翟面前，他不能不说实话了。

她紧紧地盯住他——虽然她心里怦怦直跳，满面红潮，但她知道：对方今天不会平白无故地来找她，今天是个机会，人生是要利用机会的。其实，她在军统里混，并不傻，也不是胡宗南想象的那么天真，戴雨农对她好不假，但他的爱是靠不住的。他对女人的感情朝秦暮楚，变幻莫测。今天对你好，你要他的心，他也会掏出来给你；明天厌倦你了，他会象丢掉抹布似地丢掉你。她从各种渠道得知，胡宗南倒是一个靠得住的人。在军界的将领中，还没听说他有什么沾花惹草的事儿。如果能把自己命运之帆系在他的船上，那就有了终身依靠。

“你今天怎么啦？”她那如水似波的目光鼓励着他，问道，“为什么说话老吞吞吐吐的，神情不对语气也不对。你不是把我当成最要好的朋友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”

胡宗南避开叶霞翟的目光，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，摸着她腕上的小表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前一阵子，我……我就发现，你这只……手表太旧了，该换新的了。”

她的脸突然容光焕发起来，借势将手搭在胡宗南的肩膀上，说：“换新的？我没钱，你这位好朋友又不给我买……”

“我买，你看，我已替你买来了。”胡宗南极力想显得自然些，但眼底眉梢却充满一种狼狈的神色。他慌乱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绒长方盒，从里面拿出两只金手表，递到叶霞翟的面前，接着，抓住她的手，轻轻地靠在她身上，说：“来，霞妹，让我替你戴上。”

“我刚才是说着玩的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凭什么身份收呢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？”胡宗南脱口而出，“雨农兄连金戒指、金项

链，都买来送人……”

“雨衣他……把我当成他的妹妹，好妹妹……”

“我也是把你当成妹妹，好妹妹，这是为兄的一片心意！”

“我以为，我以为……”叶霞翟接过了手表，似乎也接过了失望，“我以为你送东西的含义与他送东西的含义不一样哩！”

“霞妹！”他将她的一双手握在手心里，嘴巴张了张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没说出来。

他们在江湾吃了午饭，两个人第一次手拉着手在沙滩上面散步。有好几次，他碰了一下她的胳膊，轻声喊道：“霞妹！”

“嗯！”叶霞翟期待地看着他，见他欲言又止，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，忙逼上一句，“你有什么话就说嘛！”

“不，我……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说什么都行！”她把话说得更明确，“你买金表给我，需不需要我给你点什么？”

“不……不需要。我口袋里有一枝红蓝铅笔，要什么，只要批一下就行。”

“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。比如人生的友情，或者……”叶霞翟始终也吐不出这个爱字。

胡宗南的眼睛还是那么深沉，眉头还是那么紧蹙，情意绵绵但却又心事重重。

陡地，叶霞翟停下脚步。胡宗南回转过身来，看到叶霞翟似恼、似怒、似怨、似恨的样子。他突然用手抓住她的肩头：“啊，霞妹，我不知怎么办好了……”

叶霞翟扑进了胡宗南的怀里。

胡宗南用双手慢慢捧起她的脸，猝然间，胡宗南低下头去，把嘴唇压在她的嘴上。她觉得自己被溶解了，被吞噬了，又不由自主地反应着他，双手近乎贪婪地搂住了他的脖子……突然，胡宗南呻吟了一下。

“怎么啦？”当她发现他脖子上沁出血来，才惊慌地说：

“是我手上的戒指把你弄伤了！这鬼戒指，还是雨农两年前送的……”

“雨农，戒指……”胡宗南猛然清醒过来，眼里充满了疑惧与惊悸的神色。他让她擦干了脖子上的血迹，一边说了声“不要紧的”，一边乘机推开了她。

“我……怪我不好！”叶霞翟懊悔地说着，并摘下戒指放进口袋里。“雨农这个戒指，让你受了伤……”

“不……我想问你，雨农兄最近到上海来过吗？”

“来过。”叶霞翟没转过弯来，坦率地说。“他要到北平去，一定叫我陪他，我……没去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他待你那般有情有义……”

“我等你。怕你来了，我……我不在……”

事情急转直下。胡宗南突然产生了犯罪感，有些后怕，心想：我和雨农是结拜兄弟，他爱她，自己怎么能从中插足？而且，他阴险狡猾，是每个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惧怕的人物，万一得罪了他……

“对不起，霞妹！我……有些昏了头。我看，我们应该回去了。”胡宗南显得很狼狈，也很慌乱，接着又重复了一句：“应该回去了。”

两汪清泪，一下子盈满了叶霞翟的眼眶。她差点狂喊起来：胡宗南！你连话都没给我说明白，我们怎么能走！但泪水和失望，已把她窒息了。等她抬起泪水朦胧的眼睛时，她倾心相爱的人，已经走到江湾一个茶亭旁边了。

她象一只受伤的小鸟，强忍着内心撕裂般的痛楚，踉跄地跟上去……在返回的路上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心底里涌动着一片凄切和愁苦。人生，唯情最折磨人，也最可怕！

戴笠从北平回来之后，叶霞翟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到杭州、广州去呆了一段时间。而胡宗南离开上海不久，抗日战争就爆发了！他转战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，似乎已把叶霞翟忘了！这个

在婚恋问题上的怪男人，兴许真把她忘了，兴许这段情，他今生今世也忘不了！

抗日战争初期，他回了趟故乡，又在故乡意外地喜欢上了一个女人，她叫方日英。胡宗南供应她生活用费和读书用钱，让她在湖州念书……

3

天地悠悠，岁月消逝，转眼到了1939年。胡宗南到重庆去看堂弟胡宗棠和他心爱的女人方日英，却又意外地和叶霞翟重逢了。

戴笠陪同胡宗南到了他的曾家岩公馆，便立即向外边挂了两个电话，接着又亲自叫了一辆车子出去了。因为戴笠通过江浙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，已悄悄将胡宗南的堂弟胡宗棠和胡宗南想念的方日英小姐接到重庆，经戴笠安排，正在重庆的中学堂读书。此刻，胡宗南估计，戴笠大概是去接胡宗棠和方日英去了，倒也没在意。

不一会儿，公馆门外一声喧嘩，隐约听到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和一串甜蜜的笑声。胡宗南喝了一口戴笠给他泡的四川沱茶，拿起刚才蒋介石亲自送给他的《孙子十三篇注》正在翻看，笑声渐近，门口出现了一对很象姐俩的女子。象姐姐的，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，圆圆脸，长发垂肩，两腿修长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光波如水。胡宗南一看就愣住了：怎么是她？叶霞翟！她怎么来了？！……四目相对许久，叶霞翟才怨恨地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？你胡先生来啦！大稀客嘛！你是来看望你日英妹子的吧！”说完又转身对门口的小妹说：“进来呀！这不是你的宗南哥嘛？！你老是盼他来，想他来，他也想你呀！今天专程来会见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羞羞答答的！”话语，有些酸溜溜的。

年轻的妹子已把肩膀倚在门框上。听了叶霞翟的话，她身子

不由自主地震动了一下，旋即，偷偷扫了胡宗南一眼。胡宗南已经知道她是谁，几年不见了，她变了！变得成熟了！瓜子脸变成椭圆形，双颊丰满起来了。

“哥，真是……你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差点都不认识了。你是来接我和宗棠的吧？”好久，妹子才克服女性本能的羞涩，一步步地挪到胡宗南身边，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，哭诉般地说：“日本鬼子把潮州二伯家的房子烧了，把孝丰我们家的跑马楼也烧了！到处杀人……我和宗棠哥逃到莫干山潜鱼村，差一点给鬼子抓去……”

胡宗南安慰着说：“你们受苦了！我知道的，所以借马叔叔去当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的机会，请戴叔叔托他找到你们……告诉我，你……你想我吗？”

方日英突然不好意思地离开了胡宗南的怀抱，点了点头，然后又忙补充说：“我和宗棠哥都……都非常想念你……”

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胡宗南感到突兀。难道她和宗棠已有什么……不，不会！他不能不问了：“逃难中，你单独和宗棠在一起？”

“不，还有守美阿姐。我一直和守美阿姐在一起，宗棠哥照顾我们俩……”她柔声地说。

胡宗南知道：胡守美是她的堂房阿妹，但已跟人去香港了。

他还想问点什么，

室外一阵刹车声。戴笠已领着敦敦实实的胡宗棠进来了。

“大哥，你来啦！”胡宗棠进门就亲切地喊了一声。

一听到胡宗棠的声音，方日英不知为什么身子微微颤栗了一下，脸色发白。她后退了几步，嘴唇微微抖动几下。

胡宗南来不及多看方日英，分别了几年的堂弟来了，他不能不迎上去招呼他。可是，当胡宗棠和胡宗南交谈几句后，看到方日英也在场，就情不自禁地拉住她的小手亲热地问：“你也来看大哥了？功课怎么样？跟得上吗？……”

方日英抬起了眼帘。那眼神很怪：惊喜、含羞、慌乱，而且深情脉脉。胡宗南转头去看堂弟，发现宗棠也满面光彩，双眼中仿佛有一种火焰在燃烧……他预感到了什么。

想不到，吃好晚饭后胡宗棠和方日英回学校了，戴笠也因紧急情况外出了，叶霞翟却突然敲开了胡宗南的房门。原来，这几年来，叶霞翟一直也没忘记胡宗南。

“我该称呼你什么呢？胡先生、胡哥，还是琴斋兄呢？”一进门，叶霞翟就用一种酸楚楚的语调问胡宗南，“一年来，我写了那么多信，你就不能认真……回我一封信？”

“我不是回过吗？每年都有一两封信到上海。”胡宗南分辩说。我在陕北作战，我在信阳与日寇交战，国事太忙，军务繁多……”

“那也叫信？除了一些干巴巴的东西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那你……要我写些什么呢？我给雨农……”

胡宗南话没说完，热泪涌满了叶霞翟的眼眶。她的一片深情长期被冷落。她对他几乎绝望了！所以，此刻她有点恶狠狠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从故里弄了个小姑娘……你对她大概是一片真情吧！把她养大，供她读书。不过，我不恨她，我也觉得她蛮纯情可爱的……但我可得提醒你：你的好心不一定会有好报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胡宗南突然从座位上弹起来。

“你还看不出，你那位小天使……她对你堂弟的那份情